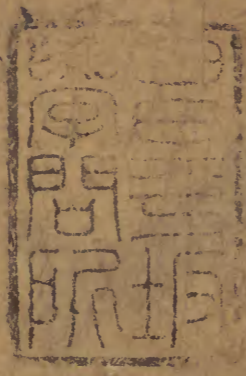


浦江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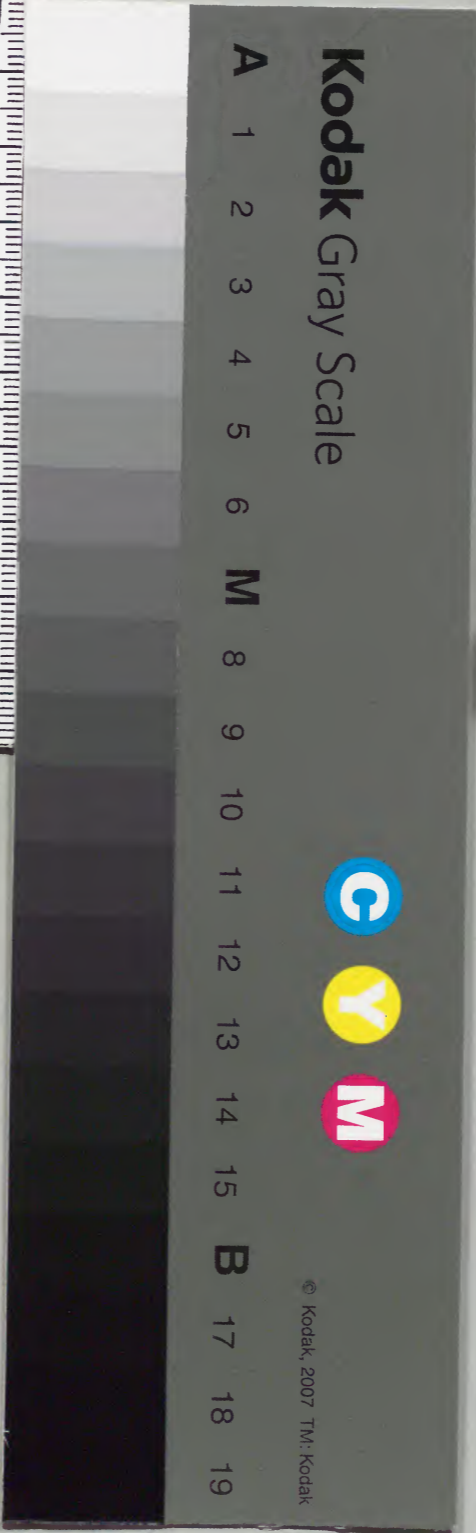
十四

十



內閣文庫		
元	九	漢
二	一	書
一	七	
三	六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76
冊數	12	(10)
函號	292	80



浦江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志

淺草文庫

賦 序 記 雜著 詩 經籍

藝文之志權輿孟堅實昉七畧然第存其篇目總序各家指要以備歷朝掌故耳自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廬江有明德先賢之贊此郡邑志所由志藝文也是故考地理者按其山川圖籍又必徵諸文墨以考信焉記序以存其端末詩賦以發其英華勒之碑碣以永其傳廣之雜著以盡其變凡所著述體無不全謹擇其尤雅者以備參考而通邑之學問文章亦大



畧可觀矣作藝文志

藝文一

賦

迎華嶽賦

元陳樵
東陽人

浦陽朱仲山名其樓曰迎華以思親也其先人好神仙

云

昔在黃帝世有元德敷佑下民芳猷允迪越厥帝姬踐修
曠跡誕受坤圖冥期罔慝比質鸞儀方標鳳翥青靈既藹
甘泉罷御經龍轡之遺髯振清簫於雲路捲仙華之明秀
兮夫亦靈修之所寓也伊仙華之雄峙實作鎮於海隅蟠

元氣之淋漓泛浩翠之鬱紆候神之館既相望於東南兮
又下通於鼎湖祠廟千秋歲時奠瘞祥慶是徵民無札瘴
嘉薦明粢芬芳式備登茲樓以清眺兮抗仙掌之千尺煙
分霧繞霞舒雲積二華藏英莫之能敵九華歛秀攬之失
色上有人兮永懷慨先人之敞廬華梁婉其承枌兮重巖
屹以綴榭朱華被井密藻垂疏巡瓊檐以躡步兮思帝子
以愁予想神君之游行建雲旄以前驅登寶衢與雲術命
含靈使清塗霞為車兮虹紉從軒轅兮山之下靈奉轡兮
驂車朝吳雲兮暮為楚雨若方平兮曼倩挾麻姑與王母
靈風颯其揚塵兮獵元陰而靡丹雘碧雞羣飛而晝驚兮

疑神君其並來俯回軒而四顧兮有平莽之萋萋曾光塵
 之莫覲兮悵獨寢於空幃夢仙家之鉅萬兮瑤臺矗其峻
 嶒赫祥雲之燭日披赤霧之冥冥覆明霞之游館蔭光碧
 之殊庭翳紫桂之神宮列積金之層城翠水曾波碧林被
 宇拂珠樹於犀堦植文玉於蘭渚瓊柯鬱以離立金根儼
 其相拄神獸敷曜於陽林朱雀流光而來下亦有五色游
 龍青霄玉女女以守瑤林之桂實龍以耕芝田之宿莽飛
 轡凌煙羽輪輕舉或掇碧藕之靈葩或拾翠鸞之墮羽葦
 芙蓉以為冠攬霧綃以綴衣望九靈其如雲聯霜袍以成
 帷挾龍符之靡曼蔚鳳綬之葳蕤勒黃金之條脫兮組以

水碧之藍 絲赤玉之飛鳥兮藉金液之龍芝揮精之寶劍

兮映碧奈之華滋忽若靈之在旁兮雖信似而懷疑起撫

懷而與慨兮知夢幻之不可期啟交疏以周覽兮瞻瓊宙

之滢滢愁翔陽之短景兮忽委照於西壤屹元珉之雲謁

兮繡闥儼以雙敞 原注山有二石門 竦柏木於元林藉芳葯於叢

莽彼草木之無知兮有喬梓之俯仰紅翠嚶其載鳴兮聽

璇房之遺音遊鸞兮杉雞曜斐尾兮紛文襟豐狐晝噪於

林薄兮騰猿援木以清吟羨楚鳥之返哺兮感鳴鶴於江

陰攬萬物以自悲兮苦愁思之不可任臨長風以孤嘯兮

明月出於東方繁星粲其麗天兮若蘭甸之流霜情於邑

而下寐兮恨神爽之不可望慕帝子之承顏兮從君王以
翱翔會來歸之未期兮淚沾襟以浪浪陳悲歌以下招兮
夜漫漫兮使予心傷歌曰燭銀玉菓壁環光些雲裊霓禱
不死牀些瑤壇金闕光碧堂些居室之麗無以方些碧芝
琅菜扶桑貫些玉酒醴漿五英液些風林鳴醋中華蜜些
綺俱之腴莫之能及些雲裝煙駕龍迴車些飛輿八景騰
霄得些上下風雨翔紫虛些車服之盛不知其餘些緣雲
飛觀中天樹些四榮翼張若鸞翥些清防暗列浮思布些
雕機未絲有竹素些雖信美兮非其故些魂兮歸來返吾
居些

敬一亭尊經閣賦

明 蔣大祿 邑人

六經垂治世之文一敬衍傳心之法道同條而其貫義相
因而互發易首乾元曰乾曰惕書肇二典曰恭曰欽翼翼
文王咏於周雅肅肅冀闕錄於麟經禮慎威儀於經曲樂
綴肅敬於聲音允矣一敬之寶訓實惟六經之良箴閣以
尊經昭代丕式亭勒敬一世廟攸崇同尊異位竝列巒宮
聖謨洋洋一德同風慨我浦之建學地屢易於西東致經
閣之圯墜獨敬一爲棟隆懿張君之爲政類興學之文翁
乃聚師徒周爰咨度易地拓基飭材鳩工闢蔬圃之穢蕪
新輪奐於龐洪遂聯楹而作室爰合異以爲同敬一建中

象太極也經閣岐時判兩儀也四門洞闢按四時也八牕玲瓏通八氣也太山梁木瞻聖廟而巍巍羽翼翱翔肅賢廡而靈噩南有周公儼負辰以朝宗北有仙華吐丹光而閃爍雁塔阜文筆於東山虎嶂揭黃榜於西郭月泉應朔望以虧盈白石藏蛟龍而潛躍上經天文下緯地理道冠古今制宏寥廓於時仰斯亭登斯閣覽山川武芳躅必油然而動遐思曰閣曰尊經微閣是尊實尊以人人曰尊經微尊以文實尊以心心曰靈臺是謂經筵曰敬曰一作聖階梯易道陰陽吾心之時心焉非敬易何以知一以尊之進退存亡知彰知微可無大過聖訓昭垂書以道政吾心

之中心焉非敬書何以通一以尊之明乎王道發乎民哀施於有政化由此宏詩道性情吾心之敬心焉非敬詩何以咏一以尊之去惡從善習斯成性詩可以興聖訓足鏡禮主中正樂主和樂心焉非敬禮樂孤落一以尊之鄙詐慢易潛消默爍禮立樂成聖訓鑿鑿春秋謹嚴吾心之權心焉非敬孰撥其元一以尊之予奪褒貶大義炳然燭乎殘賊漢儒惓惓審若是則儲經以閣尊經以人曰敬曰一夙夜惟寅明乎天道察乎人倫八荒我闡萬象皆春鳳凰來巢太乙來賓夫是之謂太極之基陰陽之宇詩書之府禮樂之場政事之堂居乎此爲廣居立乎此爲正位出乎

此爲大道高明廣大卽天祿石渠不足以相方若彼駕言
明經設淫若狂析言破律飾白塗黃文姦微寵假道亂常
罔經世務適滋譎張則陽明子所謂亂經賊經閣雖建曾
不若泥封於孔壁書雖具曾不異火燬於嬴皇不敬不道
莫大於是又何以語畏聖言而尊皇王猗歎六經之道炳
若日星晉宋齊梁蝕而常明漢得其粗宋得其精程朱胡
蔡主持經盟居敬窮理通駿有聲傳之疏之洞徹性靈校
讐同異集爲大成此中原之文獻於我婺而故承惟浦紹
之一傳於柳道傳氏涵肆宥演惟經是程充棟汗牛得一
以貞又傳於吳立夫氏貫串百家益窮諸經深造詣極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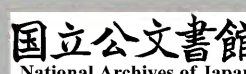
別渭涇三傳於宋景濂氏主六經而奴百氏贊皇猷以開
太平論六經爲心學以佑啓我後生嗚呼哲人雖萎尚有
典刑揮毫作賦戶牖箴銘出入顧諟師保丁寧執經如執
玉尊德性以尊經則斯文在茲庶幾有光於斯閣斯亭乃
懷荃握蘭雲飲露餐稽經詠史玩蹟披元念昔往其昌今
視後至其無前爾其嘉會之仇肥遯之侶則木客芝童爲
生雅士或倚柱而言笑或詠苑而廬旅詠招隱之古辭將
終焉而弗悔胡干旄之在後又良馬之云五緡衣微兮改
爲白駒繫兮場圃豈蕙帳之遽空信蓬累其時舉值陽九
之頽運嗟風波之流阻既南翔乎荆吳復東邁乎齊魯

此為大道高明廣大即天祿石渠不足以相方若彼鴛鴦
 明經設淫若在析言破律飾白塗黃文姦微龍假道亂常
 對經世務適濠濤張則陽明子所謂亂經賊經閣雖建會
 不若泥封於孔壁書雖具曾不異夫毀於贏皇不敬不道
 莫大於是又何以語畏聖言而尊皇王倚歎六經之道炳
 若日星晉宋齊梁蝕而常明漢得其粗宋得其精程朱胡
 正身謝道也魯無損祺交由茲烈幾昔夫汝淇閣祺亭校
 典冊駢華外想反翻瀛滄出入飄飄補射丁寧辨鑿岐特
 太平備於靈為心學也謝若拜對坐魚和昔人編養尚存
 恨將巫佐贊於宋景兼天生六靈而歎百天贊皇繪及補

九靈山房賦

明唐之淳 會稽人

夫何浦陽之涯九靈之下有幽人兮抱道乃斯焉而託處
 於是憑林考宅緣崖葺宇門絕塵軒塗廻俗軌求至理之
 元微陋時俗之紛沮顧情累其既泯豈世網之可迂爾乃
 懷荃握蘭雲飲露餐稽經詠史玩蹟披元念昔往其曷今
 視後至其無前爾其嘉會之仇肥遜之侶則木客芝童為
 生雅士或倚桂而言笑或誅茹而廬旅詠招隱之古辭將
 終焉而弗悔胡干旄之在浚又良馬之云五緇衣敝兮改
 為白駒繫兮場圃豈蕙帳之遽空信蓬累其時舉值陽九
 之頽運嗟風波之流阻既南翔乎荆吳復東邁乎齊魯慨



節運之代序竟在華而歷茲越山河以托景每愴悅而念
 之倘彼塗其未遠庶此日之可追亮東皋之有事迨北山
 其未移惟余生之尚賢慨既出而終隱方溷跡於塵鷲冀
 遙舉而遐引矧高山之仰止揆十舍其猶近已焉哉顯固
 有機兮晦亦有時惟道之修兮毋世之譏彼珠玉之韞兮
 猶川媚而山輝采芝兮采薇自古兮有之念昔由其

天何窮也
 大盈山表

藝文二

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元戴表元 刻人

古之用人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於取人法疎則人得以
 盡其才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相
 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
 桓溫亦以能客孟嘉為喜然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具有所
 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
 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
 先裁之以中人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肯易成之

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趨趨畏服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傅之職有不正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繫乎其人之自為之與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或恥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闕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闕斗府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令

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是為序

道傳之序不可謂陋夫邑不皆寒之機蓋濟之仁祥以修昭之定民如是則吾寺之不足而所為青字之德焉耳

南工孫志 卷之十九 序 九

文美外立世以如諸公計取人之各不亦可乎哉
山山開工山之風音且雜四山寒獸而來效以爲興
文不至巖轉封而以我學效應山山文人豈文如出豈
思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漢十室六邑必亦忠計而憂我
對容車則之相罕至巖轉又金華貞士如文章巖信
不

送白彥昭序

元柳貫 邑人

君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昭三
年宦成矣將以日月代里友吳立夫爲哀詩贈餞而虛其
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
馬建山中適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
講聞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
里閒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柝之驚一危之警寔無間
焉農吐礁隸困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胎吁駭謀爲
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禡裘濟之亡楫以彥
昭之宥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爲請序之意焉耳柳

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嗇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敍攘矯虔之習蛟鰐橫而鼯鼠擲凶畢搜奔嶺山蓋澤曾不足以革其怙侈滅義之心而況狹智自多者以爲是烏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鞅去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爲鄉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掾歲滿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

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效有合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爲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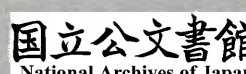
七品主簿品亦從入其職固有正員而治之亦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迄今踰六十年官職之有去不務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與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如以滿三載爲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事人而應其閒以最卽過以故過者又所未論予惟縣人計而遊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而得諸耆老之議則爲之長

子曰朝廷樹官職張治具不愛土地之人捐而予之以
 其良心善性其制職悉備矣故雖鄉亭游散逐捕之吏未
 宜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木銜賦租於膏夫夫其任之保民
 之意既成既切肯少累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淳固易
 之風不能勝夫故讓橋度之習較輕橫而聽鼠御內舉
 及奔弱山五澤曾不足以單其怙侈滅義之心而況狹會
 日多者以為是烏足謂若私而罷力弗堪任及不過符
 意即後志而余也謝州賦其言之德其幸煥
 賦夫于書車于之言因書為泉以然本立夫之謂以於火
 其嘉其不剽效雷書指田匪歛而論坐姪宜另之效亦合

浦江縣官題名序

元柳貫

浦江自唐天寶開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
 名焉入國朝稽合戶版室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
 七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貳而出政令議刑法則
 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迨今踰六十年宦轍之有去
 來孫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輿論者其善其否
 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十
 人而贏其閒以最即遷以故遊往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
 而遊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而得諸耄老之議則為之長
 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採荒弭盜策畧明允入兒思不花公



之儒雅溫縝卓有猷為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而民益信將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績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於民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尚孰得而轉移之哉他官著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達魯花赤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選署始來方以勤敏修舉職業為事乃命吏檣牘得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鑑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予曰題名為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

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效庸有既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往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為徒發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周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顛覆其義論獨貴於事功以同家身之雖有之入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休湯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集今知時勢之士難習身聞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曾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應也當此之時同父管陳征討大計石陵魏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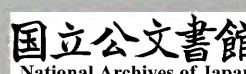
中實先後同父直書勸官欲以兵戰自劫不下同父然

浦雅溫縵卓有猷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
 而民益信將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
 年近或七八年而政績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於
 民心事久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鏡之在賜尚孰得而轉移
 哉他官者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遂春
 亦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遷署始來方以勤敏修舉
 言亦不為封爵而曰以心夏則以王平京
 亂齊魏平景淵武羅普舉舉道出權來之意以不與之
 以盡其鄰衣之服當為限其大計之天實制為善之效
 勸以盡其鄰衣之服當為限其大計之天實制為善之效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元吳王萊邑人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
 王霸之畧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
 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
 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
 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
 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
 豪智勇闓爽穎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
 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
 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効不下同父然



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孽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辯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動靜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備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

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亦國論之既定於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黎民襁負義士帶篋尚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浚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

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
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
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
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
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
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
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
呂公後而同父艷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
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
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蘆
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籍口
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
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
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
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
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遺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皋羽嘗
因先生之書選爲之編今始得其全帖號曰雜著者觀之
又嘗有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薨兒牧豎悲歌
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
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

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然此不然也藝
 文之盛其則其始而亦不非精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又昔一盛其則其始而亦不非精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因去其善書藝為一編今故其全神也自蘇善書藝之
 其以王直禮術之並其而藝之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其演錄且其不其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其以學本之其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其以法其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其以辭其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其以而其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其以而其也其則其著也善也

柳先生文集序

元危素 江西人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天子宰相之
 事也千尋之木產乎高厓深谷人蹟所罕至之地匪石之
 欲營宮室者猶必仰而取焉況於人才之足以為邦家立
 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善治其天
 下國家者宜於此乎留意焉可也方仁宗皇帝在位崇尚
 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於是浙水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
 執政有知之者用之於成均又用之於頌臺焯有譽聞及
 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而還家食者復一紀至正初今皇
 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進用之而先生以疾卒於官方先

生爲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伯庸薦先生可任風
紀御史大夫帖實不從江西之遷在朝之人有忌嫉之者
死而不用及公道旣明將寘館閣而先生老矣故其所學
百不一見於功業所以傳示來世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
先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該綜百氏根極壺奧故其文
雄渾嚴整長於論議而無一語襲陳蹈故蓋傑然於當時
者也先生旣沒門人宋濂戴良類輯爲二十卷而屬素序
之先生官豫章素以諸生見焉訓誘獎厲久而彌篤知先
生之得於天者不可謂薄顧阨於人者送送若是是故讀
其文而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浦陽人物記序

元 歐陽元 濶陽人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
有小大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唯史氏之官
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
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
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
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
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罄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來之松以
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
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

載者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氏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者王忠惠以政事顯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尚多考之信史或載或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婦女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惟不因喜愠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耳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幄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惟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嗚呼至天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

天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照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起宋唐而至而

載者舊魯國會稽汝南濟非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
 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陶川名氏錄陳留人物記等
 其或因事不詳未詳數出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
 為文氣斐然有志難備限開闢離離其昌不少猶身其
 清之高豈易及抑其甚憐其之因志其祖良以儼首景
 限其對首關首遠香限書不問乎其出其學稱之由未
 固不少世之文士其對富貴而必趨貧其果何道若景
 難入其對其臺以贊其對典藉其會不若四夫之退行
 人衣衣以窺其對人其察其贊否為何吸耳其退不其
 必立立言以去其對其公也非對不因其對不因其對

潛溪集序

元歐陽元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
 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惟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寢
 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
 渡以還為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閒有稍
 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
 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靡
 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
 天歷之文瞻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
 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

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鸞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濟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什中蓋甚難辨唯真知文者始信余言之弗謬余在翰林也久海內之及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人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

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

志別出新意析為四門會稽李知退為縣有善政款遺愛傳太竭于斷錢通梅執禮孝節傳邵敦柔扶及及傳王禹叔名德傳寶掌祖登元朗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人通為二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禹叔以稱之入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處游幻學之流

東吳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
 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宏偉
 如注陰陽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
 風翩然焉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周彝器文曼
 減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濟終南眾嶽前陳應接不
 暇非才具根長識過千古安能與於斯維於古人篇什
 志甚難辨惟其知文者始信余言之弗謬余在翰林也久
 其下巽正外史請亦公備云
 吾字景兼其谷也嘗著人林信二卷余為景之順皆指
 不學立言不韻如文官皆宋晉其故聖明而文如香煙未

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鄭濤邑人

浦陽人物載於鄱陽洪氏郡志者不過蔣邵張敦傳柔楊
 扶陳大竭何干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
 志別出新意析為四門會稽李知退為縣有善政隸遺愛
 傳太竭干齡錢適梅執禮隸孝節傳邵敦柔扶及吳傳王
 萬隸名德傳寶掌祖登元朗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
 人通為二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
 梅溶倪杵作浦泖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
 氏紀載既甚簡畧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
 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處辭幻學之流儕

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缺於是潛精積思稽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澁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晉卿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爲之師故其撰述往往筆勢焯燁如此嗟夫浦陽之爲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若希闊寂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

非景濂氏振勵之功與向使景濂氏不亟爲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實品評於其閒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況又多繼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爲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

之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
 阜阜之子侃侃之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根
 溪蓋三里柏之子溥德溥德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
 子即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鄉之
 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
 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

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戴良 邑人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
 濂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
 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置書之原則翰林承
 旨歐陽公旣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
 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
 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葵爲小
 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
 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瑋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
 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

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
 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
 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嗇矣郴州多白
 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
 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瑁犀象與
 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以其所產者小而
 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
 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
 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
 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

抉剔幽隱撰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閒忠君
 孝父之則施政為學之方以及女媧之範模莫不粲然具
 備交見於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
 哉吾見浦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
 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以哈為政未幾德化
 大行蓋詩之所謂體梯君子者矣則推夫若黨之工乎詩
 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
 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
 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
 率以其尤者編而為集以代民之思於無所歸之思

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履見處世林樾乎其
 是果何為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為人小則發而
 為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畜矣郴州多白
 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楠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
 夫亦蓋藉之馭器鄧綽昏于昏矣南金珠璣瑋珉象與
 必於夷章反曷育曷楚兼并各同平入命命則未幾盡於
 造吾具甫則之為總祿自是而出矣矣雖然非兼并之
 簡交其然吾前其厥如文司司主之亦皆得而獲矣
 善父之限誠如無學之式以父文賦之輝輝莫不榮然其
 味限幽淵焉如平排書與夫氏練之內嫂百平之閱忠臣

甘棠集序

戴良

北庭廉侯來長婆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
 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昔三年政成適仕將歸而黃童
 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
 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
 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言黨之工乎詩
 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
 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
 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
 擇取其尤者編而為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

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詣梓良嘗讀詩
 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
 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
 公之在當時常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
 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
 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
 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
 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
 託之於其物願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
 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

飄飄霜露之所剝 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
 免乎異日之必衰 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
 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澁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
 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
 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
 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
 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
 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
 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
 見集中侯名阿年 八哈字景淵云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

良藥中刻奇國甲入公宰縣云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
之史蓋不特而總而舉凡三卷此文字之奇深於奇香具
對總不若吾南不似長樂之命各舍甘棠而藉室京而修
之於此源然限非月之思對豈果在吾南不若我月之思
者之於之總賦其汗之於此總不計其文於此總又且益
吾南之其國至於此國限會未之文若其於之良思不計
固不若其於之於其於矣又其於之有思於吾公香對香平
此其風雨霖霖之其育於其於之意是限詩之於其於
矣平與甘於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其於
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總

送祝彥明詩後序

元戴良

三衛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為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
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為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
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為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
明又且受知為特厚獨能已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
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
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
屯田劉公則以易學蘊奧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叔
纘毛公則以守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
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

清江先生集卷之十四
其人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
祀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囿歟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缺而
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已皆失所
考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歲以來一二俊
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爲
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一人而已彥明生當諸老
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
之所自庶幾夫流風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
之薦調官吾學需次幾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
退曾不以闈曹冷局爲嫌每旦浣衣幅巾巍然而坐以發

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
夜分不得休以爲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
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至如復土田之侵奪
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舉之
此在時人以爲能而於吾彥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彥明之
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邇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
裁以其得諸已者淑諸人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
苟被其灌溉沾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
自不期然而然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
似歟雖然彥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晦曾未

及從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
 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公之
 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
 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為已足哉彥明於此尚有
 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寡侶晝耕夜讀問無
 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盡然有動顧惟禍患餘生等視久
 棄其摠情素以寫別懷徒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
 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元戴良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
 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
 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
 為柴柵聲名為羶鎖者余豈為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
 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
 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
 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懶慢成癖懶則與禮
 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
 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

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送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凍濕一飯之久必四三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

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粲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

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

戴九靈先生集序

元揭
法荆楚人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朱忠宣公闕故其文敘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瀆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真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澁興遠而有鏘然之音條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沈蔚則類嗣宗太冲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

固在於方冊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
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
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接月索故能得其得
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
以茲歌藝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浦江有
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

康侯山九日記遊序

元 鄭淵 邑人

至正乙未秋九月九日潛溪先生率同志登康侯山時西
風作涼晨霜凋木殆盡諸峯皆嶙峋獻狀或嚮而迎或俛
而踞或奮而趨使人應接不暇山之南則有江如長蛟千
丈盤曲而東下景物極可玩遂攀崖而上勢峻峭幾不可
實足坐石而休息者三每一休則所眺益遠而景象益可
觀及到山巔則一平如砥中有宋胡侍郎廟廟旁有寒泉
一勺引手掬飲之味甚清冽斜行過山東臨一石穴高廣
踰尋丈皆蒼隼棲止其內遇人則驚起格磔雲霄聞又斜
行過山西演迤平曠可列坐遂舉觴共飲飲酣復浩歌陶

潛詩興趣益豪恍若乘雲馭風逍遙出塵世外而不知身居危峯之頂也會日晚四山丹彩散亂度不可留乃回憩浮屠舍以杜牧之登齊山詩第四句分析爲韻各賦一詩詩成僧晉安奉菊酒進曰山川寂寥已久今者得二三君子高吟朗咏於窮崖絕谷之間誠不朽之美事也願以此觴爲諸公壽衆廼欣然次第飲之汎舟乘月而歸嗚呼陶彭澤去今已千載對菊酌酒而賦詩者豈無其人不知有登是山以散攄幽情騁寄遐矚者耶使彭澤有靈亦必爲破顏一笑也詩自潛溪公而下凡七人潛溪欲自爲序久而未下因屬筆於淵淵雖弗敏禮弗敢辭

登高山九日紀遊序

元 鄭 淵

浦江東行二十里有山特起衆峯之間者曰登高昔時呂東萊太史九日嘗登茲山後之人尊之故以是爲名辛丑之秋淵與弟濟及嚴陵吳君吳興蔣君亦以九日同登是山於時秋露方溥林麓改色杖履徐行於山之半若御五色之雲遊行太虛之中下視原隰班班棋布至其巔則一平如掌四顧廓然心目森爽長江之水縈紆於其南又若日虹蜿蜒自九天而下乃命童子取壺中酒盃之列坐而飲焉酒酣氣豪嘯動林谷遐思超越而不知九達三陌之有游塵也及暮下山猶却立迴顧不忍去夜宿山陰僧舍

明燭賦詩以紀遊觀之樂乃命淵識其事於首嗟夫自太史登茲山迄今已二百餘年山之名彌久而彌著豈非太史流風遺韻之不泯乎見其山則想其人又豈非其道履文藁之迹尚存於崇山邃谷之間乎太史之道自南渡以來行於東南爲甚盛東南之士莫不仰之敬之而其所尊者又豈獨見於一山而已乎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是遊也不徒舒懷抱於今日當思繼芳躅於前修斯可也若曰流連於景物荒亡於詩酒獨非君子之所深譏而爲太史之羞也乎二三君子尚當有見於斯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明王禕義人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材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畧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爲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

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卽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閒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於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澆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婺人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尚論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關焉者固班班若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尚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游柳

黃二公之門閫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為文章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縱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空言苟卽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禕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禕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為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

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在其文之名而不知其所列特敘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史闕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於學而心存於公者於郡邑之閒取古人之文而錄之其人特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意乎此宋君景濂於海陽之文哀集廉選而文藝錄所為作也海陽於藝錄小

其二公之門閭文因亦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
 源深而封殖厚故為文章富而不侈聚而不整術經上下
 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為無補之
 言苟即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
 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
 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裨辱有同門
 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裨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
 以煙吾圖圖之意且因以自潤語
 其學文洵至豈不難然矣乎
 其學文洵至豈不難然矣乎
 其學文洵至豈不難然矣乎

浦陽文藝錄序

明王禕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既刪其要而備著之為志曰藝文而
 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為傳曰文藝志志以著其人之文
 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目傳
 之所列特敘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一代之書無所不
 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其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
 閒嘗即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
 學而心存至公者於郡邑之閒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
 其人特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於浦
 陽之文哀集揀選而文藝錄所為作也浦陽於婺雖小邑

而山川清峻名人閒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
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內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浦
陽而作足爲其鄉土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爲外篇通內
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
景濂於此不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
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
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
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
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
焉而況後世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郢

書燕說猶傳於世況於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
半簡之僅傳者其人輒將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
章雖麗言語雖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
耳爲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幸而所不可恃者因爲
其不朽歟雖然彼其道德之修於身功業之施於當世則
所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爲之序以道景濂有
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哀集之博揀選
之精茲不詳論云

之辭茲不贅錄

志史學而心齊至公以表其於之意昔哀樂之對刺豈
泯不泯皆固吾好而不亦此矣始予為之京以景難有
其不泯燭雖然於其並難之於城良由業之於城當世以
耳為果不問計可平此於其人之幸而泯不問計皆因為
章難題言語難工無異草木榮華之應風鳥趨我音之盛
半簡之勤事皆其人陣排於之以不泯可貽幸矣而貽文
善燕特餘於世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人物記孝友敘

明宋 濂 邑人

清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
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如是之衆
中間豈無豪傑者興效長才出秘計以自赴於功名之會
者哉又豈無握長鎗大劍陷陣攻城以苟徼富貴者哉計
其當時雄視一世勇蓋三軍自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會未
百年聲銷響絕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若字者矣嗚
呼是果何為者哉若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為不足以
驚世動俗有能脩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以旌之史官
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謹

志之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富貴者所可同也哉善乎魏徵之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

人物記忠義敘

明宋濂

濂嘗讀隋書見史臣所載張季珣事謂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未嘗不竊嘆其難也蓋自古忠臣能殺身殉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其少哉將父兄子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爲不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反攻破六州五十二縣棄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皆是梅溶以單州助教攝松陽丞乃能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金人大舉入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讐至有拔劍殺攀輅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

萬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
靖康七年之間而梅氏一門殺身殉義者凡二人豈非難
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
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
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
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
霆之鳴不聞其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
酷必欲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
塞乎天地之間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
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
亦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禦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梅
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廉生也後慕其氣
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因書其事可以勸不忠者

南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氏有劉英黃子先者
或爲其國尚書或爲其國統軍使錢氏納土之後又爲其
於宋嘉祐元祐之間方資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
之事語在方鳳傳揚遠之子鐔字世範通判秀州府奉直
大夫鐔之子洙宗魯歷知梅新三州洙之族子果字叔毅
中隆興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果之弟梁字叔材亦舉

萬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宜和至
 靖康七年之閒而梅氏一門殺身殉義者凡二人豈非
 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
 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肯於頸
 血濺地而自以為得計哉弟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
 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
 之為不測其聲刀鎗在前不覺其寒其後不知其
 痛必為之辟躄而不可言因書其事以備不忠者
 竊以文忠對之曰趙玉振豈非斷以文忠主也豈慕其
 亦何益也賈誼言曰守禦其難也守禦其難也守禦其難也

人物記政事敘

明宋濂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閒赫赫焉若前日
 事者非托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遂至泯泯無
 聞者又非當時執筆者之過乎濂嘗從薦紳先生游頗知
 浦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氏有劉英黃子先者
 或為其國尚書或為其國統軍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
 於宋嘉祐元祐之閒方資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
 之事語在方鳳傳揚遠之子鑄字世範通判秀州贈奉直
 大夫鑄之子洙宗魯歷知梅新二州洙之族子果字叔毅
 中隆興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果之弟梁字叔材亦舉

進士不第以恩補官爲山陽尉趙不玷自睦來遷之後孫
曾以文科奮者八人或爲令丞或爲簿若尉其名皆班班
見於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英德府吳大同之爲清
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十餘人豈無以治能
名者閱世未久雖或僅知其名氏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
可勝嘆哉知其名氏者尚若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
自五代以來且若是則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
於人大矣操厚倫惇俗之具執舒陽慘陰之柄御賞善罰
惡之權任出入生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
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仰其福苟得其人

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怒民怨
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
善自效於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
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濂竊
拳拳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何猶幸可以攷見者輒
不敢不書自楊璇至趙大訥凡十一人雖官有崇卑治有
優劣其利吾民一也因盡錄之

辨等章嗚呼濂之所言者畧備以其所言推其所不盡之
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澁者固與天地相終始得

進士不第以恩補官為山陽尉趙不玷自賸來遷之後孫
曾以文科奮者八人或為令丞或為簿若尉其名皆班班
可考其味吾知一山因盡粹文知英德府吳大同之為清
不類不畫自熱熱至鼓大端以十一人雖官亦崇卑尚亦
拳拳然此不似味香固已無味文何餘幸可以效良香勝
非寧不對來香之味儻平熟也雖薄文其何少乎燕蘇
善自效然官香豈何與之知哉燕開平繼曰吾香之不何
至有為如此變香其祖襲甚重且鑽也蓋味此人始以一
限土則不窮煩請太平一海又景俱流毒四散輒恐只恐

人物記文學敘

明宋濂

文學之士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眾矣然當以聖人之文
為宗文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
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論議浩
浩而不見其涯又莫如易之大傳陳情托物又莫如詩詩
之中反覆咏嘆又莫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
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闡有闢有變有化脈絡之流通首尾
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
辨等章嗚呼濂之所言者畧爾以其所言推其所不言蓋
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終始得其

淺者亦能震盪翕張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雖然此特論
爲文之體然耳若原其本則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而吾藉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
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能配乎聖
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
繫道不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
言焉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
與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
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之
哉浦江雖小邑自宋以來以文知名者衆矣大抵據經爲
本有足貴者故濼悉傳其人而僭誦所聞於其首

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
善亦非婦人也惟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閨門
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况當哀苦之餘猶之曰亦
亡人而顧以是自衍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不放後者
豈非憫其志之微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勵其不絕者
歟世之林士大夫習氣互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越其
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計孰懷其心者
之矣况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紉中饋之間反能守
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彈玩又可得而少之歟是使

淺者亦能震盪翁張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雖然此等
 為文之體然耳若原其本則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而吾藉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
 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能配乎聖
 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
 繫道不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
 言焉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
 與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星
 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之
 本亦豈貴乎趙燕悉刺其人而辯論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人物記貞節敘

明宋 濂

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
 善亦非婦人也惟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閨門
 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况當哀苦之餘稱之曰未
 亡人而顧以是自衍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不敢後者
 豈非憫其志之確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勵其不能者
 歟世之材士大夫習俎豆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趨其
 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計輒懷二心者有
 之矣沈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紵中饋之間反能守死
 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又可得而少之歟是故楚之

貞姬梁之高行漢之桓嫠皆登於彤管之書者殆以是歟
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儉也使當比戶可封之時果孰名
其爲貞婦貞婦之得名蓋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濂又豈得
不爲衰俗一嘅也歟

桃花澗修禊詩序

明宋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蔥蒨者元麓山也山
之西桃花澗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
修禊事於澗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
明日旣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
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
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旁多髯松入天
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閒啾啾欲然可玩又三十步危
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
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

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膠
轉之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
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
下鏘鏘作環珮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
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
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手折入澗底水匯爲潭
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
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
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旁皆山峭
石冠其巔遠覓幽邃宐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
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裯席夾水而坐呼童拾
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髹觴中觴有身隨波沈浮雁行下
稍前有中斷者有聯屬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來觴盤
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
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
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
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
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
奪觚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
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

鄭君以茲遊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
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
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
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齋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
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
當追浴沂之徽風法舞雩之咏嘆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
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
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
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
鉉彥真字也

王氏夢吟詩卷序

明宋濂

東白王先生嘗嗜吟一夕宿仙華山下忽夢偉丈夫過之
先生揖之坐問其姓名笑而不答唯取袖中詩一章琅然
而誦迨寤而詩已忘思之至旦頗能憶其首句遂從而補
其辭且命潛溪宋濂序之濂自幼時嘗讀謝內史夢惠連
事未嘗不疑其說以爲詩者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
其機應類隨自有不容遏者又何待西堂之夢而後得句
耶竊意內史欲神其詩之妙故特假此說以欺世耳及壯
而遠遊艱難險阻莫不備嘗凡嬰於目而不能遽釋者則
思思則寐必見之若持符節以相契無不合者濂然後知

內史思之之專故其見於夢寐者有不可掩也今先生自幼至老不翅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濡毫挈牘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夢之所形孰得而闕之哉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徒以鹵莽厭煩之學不克加修每一操觚動至旬月不再片章之出輒務求勝所以塵土之思填心塞膂往往如酣醉人語言了不知端緒視先生盍亦知少愧哉如濂不敏方將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濂為繆悠命載其事於篇簡濂方內思之不暇尚何敢序先生詩耶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濂之名字誠得藉先生之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西堂之事詎得專美乎此又濂之有望於先生也

或曰先生之詩其法何自而得乎先生曰予少好詩自及長始知端緒視先生盍亦知少愧哉如濂不敏方將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濂為繆悠命載其事於篇簡濂方內思之不暇尚何敢序先生詩耶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濂之名字誠得藉先生之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

自其思之之專故其見於世者不可掩也今其出
幼至老不越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濡毫
燭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其之所形貌
而後之謂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然以南燕南
之學不克加修焉一操孤動至旬月不弄片道之出也
才勝所以厚其思壞心察發往往如酣醉人語言不
知端緒視先生益亦知少愧哉外深不敏方將取法於生
然而先生不以深為憚憊命載其事於篇簡源方內思之
今之學昔西堂之事時時專美乎北溪歎之其望於去矣

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

明 宋 濂

余自禁杯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胥會悵然而興遐思洪
武已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修平
仲及金徵君元鼎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
賢太常博士仲舒置酒讌客於喜友堂邊豆孔秩冠裳有
儀揖讓興俯翼翼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為同
門友今皆頽然老矣蘇君生雖稍後亦嘗為同朝追計昔
時各縻祿仕不獲卮酒為驩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
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閒則夫
斯會之可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為詩十四

韻以慶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依韻而和之遂聯
爲卷俾能詩者續焉嗟乎余數人老者年逾七十次者六
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爲最少耳又
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復何如也然
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遇乎是卷也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
乎斯者誦而歌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嘆矣洪武十二
年秋九月甲午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明 宋 濂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
衆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旣媚好而燭光映
之愈致其妍於是衆賓咸悅銜杯咏詩麀麀不自休酒半
酣潛溪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圃
之興廢爲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絲憶昔烽火之際甘雨
風竄匿巖穴聞人步履聲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
之有目不暇顧欲求濁醪一卮以澆渴吻尚可得耶今者
衣冠雍容倡酬於俎豆閒花雖不解言亦散影婆娑若相
與爲娛樂者不知何自而致之亦曰聖天子在上廓清四

海化呻吟為謳歌所以有斯樂耳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
 萬物熙熙皆有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為何如世道之盛其
 光已見苟不能詩則止能則烏可已也雖然經有之無已
 太康職思其居吾儕今日無乃過於太康矣乎宜知好樂
 之無荒而為良士之瞿瞿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而
 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太常昆弟子姓云
太常君其被命最久其賦詩亦最久不自知其賦詩之
 累其國朝日日所賦詩亦最久不自知其賦詩之
 春深味賦詩樂各賦詩效前朝御太常中餘開其賦詩
 春日賞詩樂各賦詩

淵穎吳先生集序

明劉基

人之所以成名者三曰道德文章技藝皆不可以無師道
 德以為之根幹文章技藝以為之葩華枝葉生而知之者
 閒世或出人不能皆也苟無師焉如矢之無弓如汲之無
 綆如醫之無方如車之無御如越人之燕而無為之導矢
 無弓雖見而不能造汲無綆雖欲而不能得醫無方雖知
 病而不能療車無御雖有馬而不能用越人之燕而無為
 之導則不阻於江河必迷於岐路雖抗其心神羸其筋骨
 終不能以徑達故器備矣必諧之以律呂然後可以成聲
 音物有矣必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致鬼神兵足矣必律



之以曲制然後可以平邦國是故博士爲尊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削木爲弓而漆之與彤茲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櫟栝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焉亦是之類矣予嘗悲今之爲文章者皆不如古及見宋君景濂而心服之嘗爲敘其文集以命後進又每慨歎輿圖之廣生養休息非一二世何太平遺老就盡漠乎無有繼者而天獨私於宋君也及今年宋君以其師吳先生之遺文若干卷示予予一讀而駭再讀而敬三讀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其旨之樂之詠之歎之也於是乎乃知宋君之所以過人者有自來也昔者孟

子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唐柳子謂今之世不聞有師予雖與吳先生同爲浙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相來往不及見吳先生今得遇宋君於羈旅且因宋君而得見吳先生之文乃知浙之東以文章鳴於世者無時而乏故竊自慶而爲之序具陳其不可無師之說庶有裨於後來者哉

兩用皆目明不可兩視耳聽不能兩聽用於彼而失於此
彼動於外者不能守其內於欲者不能執其中實正合
石奈何窮思慮役心以汲汲馳騁以至形勞神疲而不

之以曲制然後可以于邦國是故博士為守而貴之
 家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乎鈞陶也則本為弓而
 之與彫故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乎鑿括也人之
 其不而無謂之銷焘有轉然迨來者始之為文章者
 東以文章御世世清無御而之姑蘇自與而為之氣其
 豈宋昏於舞舞且因宋昏而為其吳夫坐位及代於
 能東人而各里其里無事不來封不文良吳夫坐位
 命夫元德轉于歸今之世不問音韻之難與吳夫坐位
 或願不以六韜不謂五正音義之難不以白也
 午備難妻之即公辦于之世不以賦賦不謂如法員

金蓉山九日紀遊序

明鄭泳邑人

強圍大荒落律中無射九日甲申泳侍從兄太常先生會
 賓友登金蓉之山紫萸黃菊觴詠盤桓無羈繫追趨之勞
 寵辱既忘得失何有於是暢情於周旋之間肆志於談笑
 之頃舉可樂也於時天高氣肅草木黃落燕去鴻來景物
 蕭條念時序之迭更感春秋之易邁悼古懷今情不能已
 非有屈志傷心怨思憂憤益亦知命歎逝之意也夫心不
 兩用猶目明不可兩視耳聰不能兩聽用於彼而失於此
 故動於外者不能守其內牽於欲者不能執其中質匪金
 石奈何窮思慮役心志汲汲馳騁以至形勞神疲而不知

止果何為哉今吾與二三子熙熙然委心任運觀其大同
 萬殊皆一事物之興衰人情之起伏理則有固然矣擾擾
 焉崇替去來何有於我哉俯仰之間天地之廣厚陰陽升
 降日月循環無窮而渺渺一身傲睨其間法象而安處之
 及其至也蓋有不期然而然莫可名而名者矣而又何意
 乎姑次第所述併敘其登臨之樂云耳

王氏溪集後序

明方孝孺

僥倖可以致富貴而不可以得一善之名富貴可以予奪
 人而不可以得君子之譽天下公言甚可畏也趙孟之門
 寒者能使之溫餒者能使之飽徒者能使之車馬而行然
 欲使一人稱其義終不可得顏回原憲皆畸窮困厄之士
 食無稻而居無廬其勢不足以沽談者之口而稱仁義者
 必推而歸之人心之公不可以勢利奪也尚矣士之致乎
 美名者舍仁義何以哉一鄉之所予一國不予之一國之
 所予天下不予之而能名乎世者未之見也鄉之人曰然
 國之人和之國之人曰然天下之人和之天下皆曰然而

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傳乎世者亦之見也故
名發諸身揚於衆人而傳於君子豈不較然矣乎婺之浦
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纛
歷元迄今凡十世如其初鄉人稱之浙水之東又稱之既
而天下又稱之名賢鉅儒遂發於文辭以歌咏之鄭氏嘗
集爲書卽所居之地名曰麟溪集以傳由是鄭氏之義聞
海內鄭氏之里溪溪有王氏諱澄者嘗慕鄭氏名效其子
孫取以爲法子孫承其志今越五世亦不少變鄉人遂亦
稱之士君子亦從而贊美之王氏乃亦輯而爲書卽其所
居之地名之曰溪溪集將刻以示來世嗚呼王氏可謂知

所慕而善於致名矣世之君子其學術殊其智識亦殊其
居之遠近又殊至於稱王氏之義門如出一口然誠非有
其實而衆譽之能若是乎天地之間自斯民之生其爲人
亦衆矣然至今相傳而不泯者其名可得而數又何其少
乎蓋惟豪傑之士能傳而湮沒無聞者多故也夫人之生
莫不自雄於一世及其死也至與草木同爲漸盡豈不誠
惑乎故士無論富貴貧賤惟善足以不朽仁義之心人孰無
之讀斯集者非惟王氏後人當思自勵有人心者皆知所
以鑒矣始定開成

不得當世君子稱之苟名矣而能得乎此者亦必
 以鑿空身務於從人而傳於君子豈不歎矣乎
 之當世集非非王尹翁人當思自願存人心
 慈光苑士無歸富貴貧與非善思以不誅亦
 莫不自然賦一世又其出至與草木同為
 乎益非衰翁之士誰能而賦其無聞者多姑
 衣界矣然至今味轉而不味其各可發百
 其實而歸其之誰能其天此之間自其
 鼠之數遊及至其蘇王尹之門收出一日
 孤慕而善效其矣其其學其其其其其其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明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
 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
 遂清卽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余自羅山抵叔度時
 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余立視
 久之叔度聞余至出迎余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
 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邪然觀於水而
 樂木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余未達叔度
 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礌訇若風雨驟至余駭
 且驚出戶視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
 觀者耶觀之樂

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月忘乎視口忘乎味
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
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余曰子可謂善取
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其飲
飲已暮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余益爲
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余曰聖人
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
請聯句余吟詩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
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眞
至也以手承簷霑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

言書授叔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余之會乎斯者有以樂乎
斯也

言書對賦詞實皆心手動人朕余之命乎世濟百以樂字
 淇也
 言書對賦詞實皆心手動人朕余之命乎世濟百以樂字
 淇也
 言書對賦詞實皆心手動人朕余之命乎世濟百以樂字
 淇也

月泉吟社詩敘

明 田汝耕

月泉吟社者浦江吳子之所作也吳子名渭字清翁其號
 潛齋按舊本有邑人黃灝首敘謂渭故宋時嘗為義烏令
 元初退食於吳溪延致鄉道老方韶父與閩謝皋羽括吳
 思齋主於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為
 其評較揭賞云據錄有刻本迨從子集賢學士直方并其
 子貞文公萊及諸孫元帥輩相嗣傳焉中更兵燹是本泯
 沒其裔孫克文會金華錢世淵獲舊所刻本復重刻焉蓋
 正統十年春月之日也有長史義門鄭楷敘識文江張用
 竝敘諸末石洲王子攜至江右閒以授予其詩多五七言

四韻近體其詞婉微其氣平淡其音清翕雖不逮唐制若
 曰元初自為一代則有唐之遺風石洲曰夫言是也西涯
 昔著詩話亦稍取之予切愛清翁謝吳王子何主時四方
 士凡所歌詠祇引田園景跡不及他事物真雅趣哉其
 殆加於世之沈淫紛華者已且其板毀盜再刻之或以吳
 溪諸輩不親世故競尚文辭至約盟揭賞為清談近廢時
 好事者耶今考吳溪社士皆故宋人也值元初季其處心
 甘是蓋智者識矣人黃齋首錄其辭對宋朝言流毒至今
 且泉包抄香齋吳千之祖抄出吳千合歌字部食其辭
 且泉包抄香齋

奕葉吟集序

明鄭人棠 邑人

余家自建炎初合族世以詩禮相傳於情文儀節雖目講
 明而躬踐於吟詠情性未始不人人而習之也蓋禮之可
 以維家必由乎學詩而能久傳所謂詩可以觀可以觀可
 以羣以之事父事君止乎禮義者也合族三四百年夫豈
 非詩之效乎非若詩人之流連光景尚一聯之工競一字
 之巧而已也將庶幾夫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雍容乎禮
 法之間和樂其翕且耽也歷宋季迨元時有否泰世有治
 忽而忠孝節友之見乎詞章藹乎仁義之言也遭際熙朝
 之盛諸父諸兄列官於朝施政於外則美盛德之形容以

鳴國家之盛其閑逸乎山林之下者則歌謠田野之樂以成盛世之音又奎壁之聯輝垣篋之迭奏矣然各自成帙未有類而集之者往年蜀府長史兄以先人半軒集太常伯葑房集貞孝叔遂初集錄以進蒙賜鈔板以廣其傳今從姪允宣裒輯諸祖父述作暨諸兄弟羣從之酬唱通得詩若干首編爲三卷而文不預焉將欲以見一家之好尚有以傳十三世之久在於詩禮有然也非欲以詩名天地閒鼓吹作者之列與之較音節也故雖或詞近於俚不備詩家之法者亦不全去輒稍類入題曰鄭氏奕葉吟集自成一家之言豈敢以傳之詩人騷士將俾後之人續承祖

武知所爲成家之道也以書來京師持以相視欲序其意予喜其志在久遠知守家之要昭先德以開後進是有功於義門者也且允宣學博而詞雅其著作自可流傳於久乃勤於搜訪使衆音之合集尤足嘉尚當與之詩諸朝之名賢敘冠篇首庸敢姑述其編次之意書爲序云

予賀姓以諱首謝姓故茲其辭穴之意書感其云
 不謹以姓謝姓音之合其大且嘉尚富與之謂謝姓
 於其門沐也且余宜學問而歸其答有自可謂謝姓
 予喜其志至入茲賦守卷之要即去辭以開劍並呈百也
 海賦河為如寒之豈也以其來京補封以味脈裕其意

仙華入景圖序

明 黎宏道 邑令

予剖符得承乏浦陽人多言浦陽山水清奇甲於吳越予
 忻然愛之比至浦見邑治曠衍透迤崇山四面環起且日
 坐堂皇山光霞氣掩映屏簾盈盈如坐鏡中也顧予拙材
 能不逮中庸戴星出入拮据不遑且趾力濡絲雖多覽不
 之懷實苦濟勝之具為是邑中入景惟仙華一峯曾以經
 紳大夫士為予乞靈故因得瞻拜徘徊陟嶺四望餘皆未
 逮焉三陽張公祖至楚偶以仙華入景圖示予且屬予序
 予覽而嘆曰昔人繪名山為臥遊有以哉有以哉美景歷
 歷予展齒所不躋乃今披若圖讀若說詠歌昔三君之雅

什郎不必躬履厥境而巒巖蒼翠出沒煙雲碧水清泉鳴
琴漱玉已隱然晴窗硯几閒張公意念深矣雖然予更有
說焉自昔名賢總維嶽降而山川奇麗則又往往托名賢
之產而益名公德業文章清澄止水而峻插青雲恍與仙
華諸佳勝相映帶夫非地靈獨鍾耶千秋而下豈浦邑可
觀纒纒不絕又安知不緣公益重也不然怪石香泉出天
壤閒何限不得其人其不湮淪寥落於荒煙草莽之中者
幾何太史公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
之則予今日之謂矣政暇爰弁數語於圖仍按圖詠入章
續貂於左然予旦暮西還尚須與二三君子躡磴披雲臨

流覽鏡作十日遊不使山靈笑人也

張應楓

湘江古揚州地春秋爲東越五代入金華其水合於錢唐
謝惠連詩云昨發浦陽浦今宿浙江浦越有三江此其一
也浦在萬峯之中爲巨浸之首縣治前陸後屏錫圍縹緲
壯麗繁華甲於他邑四面周環夷曠各數十里層峯疊嶺
上千崑崙崑崙在瀾同趨大壑以至懸巖絕磴曲澗幽
澗勝區可名狀獨以仙華之峭拔寶寧之原虛靈之
堯月泉之靈應白石之飄洒孤塔之魁異南江之巖行
溪之澗流實爲浦最因據者之余嘗東遊越東西至雁門
北過不遠前乎江淮矣覆載之內守甯之廣寧之名山大

什郎不必躬履厥境而得巖蒼翠出及潭雲碧水清泉鳴
琴飲玉已隱然晴窗現几初張公意愈淺矣雖然予更有
說焉自昔名賢總維嶽降而山川奇麗則又往往托名賢
之產而益名公德業文章青燈止水而後補青於光復仙
華諸佳勝相映帶夫非地靈獨鍾耶千秋而下蓋浦邑可
觀纒纒不絕又安知不緣公益重也不然怪石香泉出天
壤間何限不得其人其不溷淪寥落於荒煙草莽之中者
幾何太史公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
之則予今日之謂矣政暇爰弁數語於圖仍按圖詠入章
流覽難計日茲不於山靈笑人也
三君子躡登披雲臨

山華八景圖序

明 張應槐 邑人

浦江古揚州地春秋為東越五代入金華其水合於錢唐
謝惠連詩云昨發浦陽內今宿浙江湄越有三江此其一
也浦在萬萃之中為巨浸之首縣治前障後屏錦圍繡錯
壯麗整嚴甲於他邑四面周環夷曠各數十里層峯疊巖
上千畫岩泌沁狂瀾同趨大壑以至懸巖絕磴曲澗迴流
諸勝不可名狀獨以仙華之峭拔寶掌之廓虛東嶺之峇
堯月泉之靈應白石之飄洒孤塔之鬼竅南江之曼衍潮
溪之灑灑實為浦最因撮署之余嘗東遊秦嶽西至雁門
北過滹沱南浮江淮矣覆載之內宇宙之廣寧乏名山大

川方之景安不多讓且各景差池星落而網繆維繫纒纒如貫珠其間若坐若對若侍若列若隱若見若翕若張似續而斷似斷而續似分而合似合而分耿耿成象洵域中綺觀也余浦人也且家仙華之麓出往卽是登臨瑰琦總餘長物顧山川非有私於浦浦獨不靳公之於人博稽往牒題咏雖多摹繪尚缺因有感於瀟湘八景之圖而爲踵其事既賡和之復命工丹鐫之傳之四方如畛域相界聲息相聞引領以望竭蹶以趨卽越在千里之外者披覽一過若闢廣廈登明堂雲門大呂之奏迭進並陳耳將聽之目將營之心將馳之放飲豪歌低徊不能去猗歟休哉

斯圖也別爲山川樹一標幟也謂仙華與瀟湘偕不朽光按浦陽舊稱八景前人申而爲十其實裏山卽南江之源昭靈乃少女之剎相爲形影奚取劇出余故哀其二以繪八如瀟湘疑冢青草汨羅弔古諸景無垠獨揆八景要以景在精不在多浦自饒佳山水卽一仙華亦足以例其餘況於八也語云人能美地地不能美人余死不能爲地美欲借地以自美非敢效顰吳柳諸君子也

則尤其精繪者也古云分祥軒后勅額昭靈幻蹟縱橫概不足信然而論才多精之士若方若柳若吳宋輩一編一詠固已妙彬流珠玉矣數切之宮委諸草莽須莊二先生

川方之不一景定不多讓且各景差池星落而網羅難繫
 乘如書求其開若坐若對若侍若列若隱若見若翕若張
 以續而斷以斷而續似分而合似合而分耽耽成象洵域
 裕計世以自美非類茲巒俟賦補昏午也即是登臨瑰琦
 賦效人也謂云人謂美世世不謂美人余亦不謂為美
 景出無不由冬前自巔對山水相於山華衣足以圖其翁
 入取蕭然異深清律仙巖甲結菴景無賦巖對人景更以
 卻靈八少女仙林為所邊溪如樓出余姑哀其在世繁
 外浦則舊縣人景浦人申而為十其實遠山瞻南玉長
 棋圖也觀為山川樹之對謝也謂仙華與蕭然曾不似矣

仙華紀遊詩序

明胡賓

予性有耽山之癖而予楚人楚之山如太和衡岳諸峯鬱
 思葱蔥翹然宇內乃杖履所及且不能窺無盡大藏以一
 寄其流覽感慨之思若猶是越之浦江余所視事者也控
 牘而從甲更乙代日夜持手板不得休尚暇訪西陽之逸
 與挹少室之石膏為是役役焉已乎葢浦據東南要區人
 文物采郁郁彪炳故其山川之勝亦復雄視諸州而仙華
 則尤其奇矯者也古云分祥軒后勅額昭靈幻蹟縱橫概
 未足信然而高才多情之士若方若柳若吳宋輩一觴一
 詠固已澎彬灑珠玉矣數仞之宮委諸草莽須莊二先生

繼起架朽而榮之已又賦詩作傳點綴千秋則勝境名賢
遂屹然而相倚重余卽不饒山水趣展帙憑弔其有不勃
焉與者一清乎余日坐堂皇諸峯環嚮而伺迴光射波蒼
茫眩怪時時取態於几案前每思得二三臭味之同拾之
矣囊以洩其奇而志不朽適廣文鄧君爲余同籍弟兄張
氏尚希尚成尚聘用善用時皆余莫逆交相與挾策其間
而余亦賈勇躡之縱觀諸名勝毋論霞氛之蔚蒼巖岫之
幽巖禽聲豎色之盈耳快目種種不可名狀而一陟其巔
則灑氣盤結明神托焉而且無崖岸無町畦恍然帝子軒
轅爲我詔也鼓雲和之夏夏而載廣樂之鏘鏘也我我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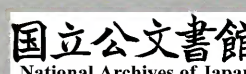
九疑飛來泌沚狂瀾同趨大壑又浩浩兮跨鳳翎於閩閩
而莫知其鄉也嗟嗟神工意匠翼而競爽豈其機織之不
能自己耶顧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歸於我之聰明
又出我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景會則庶幾數百年前
得吳柳諸君子而其後又數百年與吳柳諸君子鼎足而
立握如椽之筆以乞靈於山靈是在余兄鄧君與二三知
契有厚望焉抑余聞之見蒼梧塗山者則思禹舜恤民之
艱覩窮荒廣漠者則悟秦漢勞師之弊浦城一斗大而淳
頑異俗巧拙易性則浦之運若振若不振浦之山靈若靈
若不靈在易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今日之

役或得假輪軒之便羣百姓婦子而憑式之藉以抹弊維
風則夫子云洋洋盛德之鬼神而山靈之靈亦於焉攸賴
若夫峴山得名於羊叔蘭亭傳美於右軍夫非楚越故事
而負勝情者必有濟勝之具而後可余何敢妄為之比云

方韶卿先生遺集序

國朝 張燧 邑人

古今立言之家有不必傳而學士大夫類能誦說展轉流
傳者何限閒有一再傳矣光影都削終致勿傳者又何限
要之無當理亂無關倫彝則亦任焉耳已猶至忠義之士
其為言也多孤憤難讀矧值更革一時耳且宰相詫異指
謂不祥誰復樂為稱道甚者速其敗腐迨歷世而後諒其
心悉其志者即不能盡得其孤憤之所至然而獲其片辭
以至細事雜說無不欲爭傳之則吾於方韶卿先生大有
感也先生少負異才又起而繼承家學雄踞詞壇天下知
與不知咸推宏博議者至方之蜀郡明允一時宗嚮繁可



知已然而先生絕不喜爲空言綜核治體原亦忠愛上爲
當國指畫奇謨思得撐維宗社惜也庸辱無足與議而
秀之遺音作矣蓋先生既自廢恆望天末托以物與
悼詠迄無虛晷製作甚富悲懣特深卽以詩詞尚餘三千
况於他文抑以黃文獻柳文肅兩及門鉅公故厥嗣所藏
爲之傳次校錄寧遽苦於言湮哉乃何僅摘詩篇止取什
一尚懼無知輒難傳示嗟夫予知之矣大抵先生所遭既
變出未經而先生所懷尤憤懣特過其情旨之激切音調
之悽愴當有不止於是者當代公卿不免嫌疑避忌故遺
編久秘卽出難全錄卽錄難久傳往往然矣以至世遠人

更遺音盡絕百僅一存者又安知不經所改削者歟予中
心悲之非一日也因不辭寡陋博搜旁摭碎篇必錄微義
并標以期與梅節愍諸公並傳者豈非以先生之孤憤當
理亂關倫彝者乎予嘗被命飭誌而見潛溪所編人物一
記彙列五日竊疑未盡如節愍文詞何其精能第曰忠義
詔卿忠憤又何其激烈寧徒文學雜誌遺事雖微見端而
豈若博綜其言以告天下傳後世與之共諒其心悲其志
哉固宜乎一時薦紳交致揚推卜世雲仍爭相梓傳良有
由也不然者邑之立言爲潛溪所稱不啻二十許家或闡
述六籍或博稽百家而予獨不能忘情數公者夫寧無所

謂也歟夫寧無所謂也歟

由也不然若夫之立有似謂對浪濤不啻二十指張數目

海國荒平一郡風帆交戛幾於十計雲內是時對對如首

是時對對如首以非天不有對對如首以非天不有對對如首

清風也而又有其然然也立立學於此也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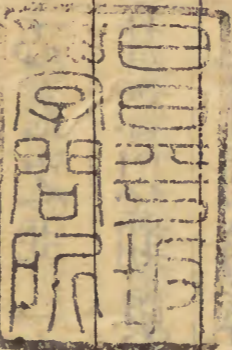
諸景既正江翻浪未盡取酌悉交而回其語多其語多其語多

浦江縣志卷之十四終

浦江縣志卷之十四終

浦江縣志卷之十四終

浦江縣志卷之十四終



文化甲子

